

香港大亨

阮

朗





2 038 9969 2

责任编辑：郑潜云

封面设计：尹定邦

香 港 大 亨

阮 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插图 171,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3,600册

书号10111·1339 定价0.76元

目 录

一	派“薪水”的人	1
二	意外相识	7
三	盘问	20
四	“问题”的挑蚌	26
五	两地相思	36
六	胜过医生	49
七	破题儿的杰作	60
八	认做干女儿	71
九	“原来你就是”	86
十	贴相簿里的故事	98
一一	他疯啦	108
一二	天机不可泄漏	122
一三	不择手段	130
一四	报复	146
一五	进行部署	159
一六	戏剧化会见	168
一七	“什么风吹来的”	181

一八	谈判	191
一九	“一举三得”	206
二〇	暴发户	212
二一	都象中了邪	220
二二	一大群债主	231
二三	谁之过	238
二四	一场混乱	246
二五	都市流行症	261
二六	这是惨痛教训	269

一 派“薪水”的人

诗人雪莱曾经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陈白露在《日出》里也曾说过：“太阳出来了，黑暗就在后面……”

而我们怎么说呢？——对这位香港大亨来说，该是：“阳历年关到了，阴历年关就在后面……”

没有人可以从陈大容总经理兼董事长的脸上，得知他的真实心情。他分明为了赚到百把万而高兴，结果却盛怒地解雇了一名老职员；他分明在为亏蚀了几十万而恼怒，却在著名的大世界酒家摆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席，每桌酒席……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有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几名妻妾一样。那就让阳光去了解他吧。晨曦自十九层大楼巨幅玻璃窗射到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他皱着眉头，咬住雪茄，咧着金牙，翻着相簿，这是一本除了他无人能够见到的精致金色贴相簿，一共十页，上面已经“贴”了七个女人。

正是他的妻妾全部“合影”——不是合在一起的照片，而是各自占了一页的单身相片。这情形有如她们本身的处境一样，她们虽然同在一个地方，可是正因为人人隔了一张厚厚的纸，于是彼此咫尺天涯，缘慳一面。

阳光落在陈大容忙碌的手上，他匆匆忙忙把相簿放回大夹万最上层一个小铁箱里，上了锁，然后再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左点右点，终于分成七份，套进一个个牛皮纸信封里。阳光先生瞥见他在七个信封上分别写着：

“朱曼珍”——那是他的发妻，陈大容写上地址，把信封用胶纸封好。

“丁姑娘”——那是他的第一号妾侍，陈大容在信封上写下了：“铜锣湾舒濠涛街……”地名之后，用胶纸封好了信封。

“李芳芳”——那一定是他的第二号妾侍了，“湾仔轩尼诗道……”

“陈师奶”——在这个颇为古怪的称呼之下，陈大容写下了“半山，罗便臣道……”

“岑姑娘——西环……”

“王婉贞——中区铁岗……”

“梁妮妮”。这位准是他最后——至少在目前是最小的一位，也即是第七号妾侍，并且是他最宠爱的一位了。阳光先生瞥见他打开厚厚的信封，又塞了一张五百元大钞进去。

现在，他在接叫人铃了。

但他的手指又收了回来，惊惶失措地检点着那几个信封，数了数：七个。“真的少了一个。”阳光先生听见陈大容

在自言自语，自己失笑：“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的菲菲呵！”他苦笑着，摇头，在另一个信封上写下了：

“冯菲菲：中环云咸街……”并且在一般厚薄的薪水之外，再加上两张五百元大钞，这还不算，又把刚才加在梁妮妮信封里的那张五百元大钞抽了出来，转放入第八个信封里。

“你们，”他拍拍那八个信封，犹似拍着她们的肩膀：“你们不知道谁是第几？哈！谁说女人厉害？还不是任由我陈大容把你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大概外面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瞅一眼阳光，说：“该办事罗！”于是一手按在电动叫人铃上。

一个青年人来了。

“董事长，早！”他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站得笔直，经过细心梳理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脸上找不到半条鱼尾纹，这既使陈大容感到妒嫉，又感到喜悦。

“张祥！”

“上个月的今天，你替我分送七份薪水，她们都收到了。你办事很负责，再过一两个月，我一定提升你，另外再加你薪水。”

“谢谢董事长！”

“不过这个月，可又多了一份，共八份，有一份我自己带去，你给我送七份。”

陈大容感到这个年轻人没什么味道。但是张祥和他的地位相差悬殊，当然不敢随便和他说话，倒是合乎礼貌。

张祥把一叠信封分放在上衣的两个内袋里，这动作使陈大容大为满意。“阿祥，”他说，“你好好地干吧，我不会亏待

你。”

“是。”这个年轻人还是那么一本正经地，向他鞠了个躬，退回大办公厅去了。

“慢着。”陈大容又把他喊了回来：“上个月的今天，我曾经对你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忘记了么？”

“没有，董事长，你告诉我，分送薪水的事，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好好，你去吧，今天可是要全部送到，下午你别返工吧。”

阿祥刚出去，涌进来五六名职员。

对于这一批人，陈大容可是没有好声好气，不再和颜悦色了。签文件，签支票，签书信，不是绷着脸，就象是要在鸡蛋里找根骨头：

“唔！你这个5字差一点变成了8字！”

或者是：“向银行借钱，语气总该客气些，如果这次借不到，你可要替我想办法！”

“现在是人浮于事。”陈大容心头有那么一把尺，量遍了所有的职员：都是“矮子”！

张祥，也就因为现在人浮于事，这才对老板特别巴结的一个。但他并不象有些同事那样，只对老板一个人做笑脸，而瞧不起一般同事，同时更瞧不起男女工友；张祥就不同，他几乎对每一个人，不管是老板或者清洁公司的工友，他都一样对待。而且很少开口，好象替旁人多做点事，在他看来是一种快乐，而不是负担。替老板送薪水也罢，替工友写家

信也罢，他总觉得内中并无分别。于是大伙儿都喜欢他。一年前张祥进公司时，还有几个同事排挤他。可是没有几个月，他们也就放弃了对他的敌视，把他变成好朋友、好同事了。

“阿祥，还不结婚？二十五啦。”他对这种善意的发问照例报以一笑。

“阿祥，你真的找不到家人？”对于这个问题他照例摇摇头，没有表情。但他并不是不想找寻，而是没有办法找寻。二十五年前，当他还不能记忆事情的时候，他的父母便把他交给朋友寄养后，两口子便离开香港赴南洋，一去就没有了音讯。义父母供他读完高中，义父逝世，义母带着子女回故乡，张祥于是孤零零留了下来，和他的好朋友江清住在一起，已经打发了好几年时光。他只想本本分分工作，积一点钱，找一个对象，然后等待他不知下落的父母消息……

张祥一身是汗，下班之后，开始为陈大容派薪水，而且一定要赶在今夜派齐，以免明天陈大容给他难看的脸色。他明白：七人之中，如果有一个今天拿不到薪水，寻找陈大容的电话会使他生气。他首先到达老板发妻家里，恭恭敬敬送上一个信封。而这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板娘，毫不客气当着他的面把信封内的钞票点了点，张祥告辞时，老板娘却留住了他，笑着说：“阿祥，吃了晚饭再回去。”

“不，陈太，我还有事。”

“什么事？”老板娘到底有老板娘的威严：“坐，坐下，我问你一个问题！”

凭经验，阿祥知道那是一个什么问题，他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听老板娘象法官审案似的发问：

“总经理的小老婆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总经理有没有小老婆？”

“不知道。”

于是这位元配夫人才感到满足。在她想象中，象陈大容这样的大老板，别说有一个外室，即使超过一个，也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手下职员，不会不知道的。她怀疑他为什么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天回家？公事长，公事短，乃至为公事陪外国人通宵娱乐，或者陪他们到澳门，甚至日本、台北、菲律宾去旅行，她纵然有疑，但也没有办法。特别是近来银根奇紧，百业不景，她似乎目击陈大容在办公室里团团打转，呕心沥血，于是自我解嘲一番：“他倒是真的为了公事，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伤脑筋的事情太多，别和他吵了。”而连这个老老实实的小伙计都答不出自己的假想敌住在何处？兵力多少？那她丈夫在这方面大概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

于是张祥继续为其他六名“受薪者”服务，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到晚上九点钟才算完成任务。老板娘朱曼珍的严峻，丁姑娘的怨尤，李芳芳的热情，陈师奶的纵酒，岑姑娘的好赌，王婉贞的病痛，梁妮妮的失望，在这个小伙子心目中成了一幅幅的图画。张祥疲乏了，在电车上迷迷糊糊入梦，蓦地惊醒时已过大同酒家，比他要去的地方超出一大段。于是他倒退回来，一步一步走，心想：“这七个女人，高矮肥瘦，

人各不同，那七颗心倒是相同的：寂寞。她们在寂寞中做着自以为可以排遣寂寞的事情，而且其中有好几个对我表示好感，那种热烈欢迎的程度甚至使我害怕，怕老板瞧见了会骂我在勾引他的女人……”

阿祥苦笑着，一面走一面想：“为什么我张祥想结婚这样困难？为什么老板一下子便有了七个——”他不知怎的跑到了利源东街，这里摊贩多，顾客挤，打断了他的思绪。直到大道中，他才透了口气，再经过几个街口，瞥见上坡的地方，一个水果摊前吊着一盏电灯，“快到家了，”他暗自叹息：“今天我亲眼看见七个女人在等候她们的丈夫，但我和老江，却是两个王老五：孤家寡人！”

二 意外相识

阿祥踏上第一级石阶。

这里没什么新鲜的东西，越走越高，石级，就象生活一样，只要一点儿不小心，踏错一步或者重心偏失，人就会摔上这么一跤，甚至摔伤筋骨。

于是阿祥振一振精神，挺一挺胸膛，可是一阵幽香使这个小伙子本能地转移了视线：水果摊前，有一个穿着黑长裤、红毛衣的少女——他是不大容易分辨少女或者少妇的，他对这些实在没有经验。他只知道一股幽香从她身上挥发出来，如此清雅，这般高贵，于是这个小伙子又本能地开始注

意她的脸。这当儿，忽地有个影子闪到她的跟前，张祥还来不及瞅一眼面前的女的那个影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儿时，一只“小手”已经映入他的眼帘，看见它迅速地伸进她挂在肘弯的奶白色塑胶篮里，而且有如海面的海鸥觅食那样一下子获得了它的猎获物——而且就要掠过水面飞去，一只精致的小钱包在“小手”里。

没有机会使这个旁观者有考虑余地，他一箭步一伸手，便抓住了那只“小手”，阿祥跟着喊了声：

“打荷包！”

这声音使钱包的主人和水果摊的伙计扭过头来，而阿祥还是没有机会瞅一眼这个银包的主人，因为“小手”在挣扎，在想逃遁，他甚至摔掉了钱包，企图使抓住他的人转移目标。可是没料到捡钱包的是它的主人，而抓住他的人不但没有放手，并且惊动了更多的人，包括那个失而复得的物主，都在一怔之余围上来，涌上来，并且有人飞步下石阶去找警察。黯淡的灯光下，石阶还是那么寂静，但人们的情绪，给这意外鼓动得沸腾起来：

“抓住他，打！打！”

这许多人的支持，给予阿祥以巨大的力量，但那只“小手”挣扎间忽地用另一只手掏出了一把匕首，当阿祥还没考虑到该不该放手的时候，匕首已经插进了他的胳膊。他突地感到一阵剧痛，于是两只手以及整个身体都瘫软下来，这个意外代替了那个意外，“漂亮的”扒手，已经向黑黝黝的小巷里钻了进去。

坊众召来的街警，还以为躺在石阶上的伤者便是扒手，当然他很快便弄清楚了真正的扒手已经逃走，于是他找人打电话报警，并且问和伤者同行的是哪一位？

阿祥明白：周围的人虽多，但没有一个是和他同行的。他不断呻吟，渴盼快些入医院止痛。而这当儿围拢来瞧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不知怎的乒乓一声响，玻璃瓶给挤落在麻石板上，象爆炸了什么似的。紧接着酒香四溢，阿祥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心想那个在埋怨人家碰跌一瓶酒的女人，或许就是那个钱包失而复得的女人……他痛得没办法再注意身边的事情，终于昏厥过去。

在一阵震动中苏醒过来，自己置身于救护车上，车子怪声怪气地呼号着，准是驶向医院去了。张祥暗忖：“原来坐救护车是这种滋味。”他躺在舁床上开始打量这个狭小的车厢，第一眼就瞥见了身边有一只似曾相识的塑胶篮，由一只雪白而丰满的手握着。阿祥心跳起来：“黑长裤、红毛衣……”

特别是那股幽香。

——是她！

于是他屏息凝神，仰望她的脸，接触到两道如此和蔼的目光，他感到一阵震动：这两道目光来自两颗美丽的眸珠，而两颗美丽的眸珠，又嵌在一张美丽的脸上，而这个美丽的小脸，却给浓密秀长的头发衬着，因此显得黝黑发亮，白皙得闪光……

张祥不由自主，双手紧紧地抓住了身上那张灰色毡子，在他是希望永远抓住这神话似的辰光，而在随车医护人员看

来，以为他的伤势有变化。

“怎么样，很辛苦吗？”一位男护士问。

“不不，”他向那个陌生的女人苦笑笑：“还，还好。”

“小夫妻，”另一名随车的人说：“听说是你们两夫妻吵嘴，挨了一刀……”

张祥失笑起来，而陌生的女人却尴尬得垂下头来，张祥感到非常幸福：“小夫妻……”他几乎大笑起来，当然，他必须克制……

一忽儿，这一车人进了急诊室。

“填表。”张祥看见医院职员给那个陌生的女人一块木板牌，牌上面夹有一张表格。

“我，我不能填……”

“哦，”职员取回小木板牌道：“不会填？好，我来写，你说，你丈夫姓什么？”

“他，他不是我的丈夫。”

“就称朋友吧，你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我，我不知道。”

“什么？”大伙儿呆住了。

“那你陪他来干什么？”有人问。

“说吧，”有人劝她，“没有关系的。”

陌生的女人终于说：“我，我和他真的不认识，我上街买酒和水果，……因为今夜有个亲戚可能会来吃宵夜，”她瞅一眼手表，说：“想不到在水果摊上碰到了扒手，要不是这位先生看见，”她指指钱包，“里面真的有一笔钱，如果给扒走

了，”她凄然说：“那么下一个月我家就没有办法开饭了。”她帮着病人自昇床转到能活动的小床，职员拿着表格凑到伤者面前。她对医生、护士说：“因为当这位先生挨了一刀之后，我内心不安，因此我就陪他来了。”

张祥对那位填表的职员说：“我姓张，弓长张，单名一个祥字，住在中环……”

陌生的女人哦了一声，“张先生，”于是继续对护士道：“我只损失了一瓶酒，但张先生可是受伤了，希望他的伤势不严重才好。”

护士小姐朝她善意地笑了笑。

医生说：“以后出门，身上可别带太多钱。”人们到达急诊室，陌生的女人站在门口，不安地踱着，瞅一眼用大蓝布间隔着的临时急诊室，有一个女病人在女警察监视下接受医生急救，情况危急，女警抹抹汗掀开布帘出来，和陌生的女人碰个满怀。两人彼此瞅了一眼，女警问：“你，你等什么？”

“有一个朋友受了伤……”

“又是自杀吗？”她指指布幔后面，“瞧！二十几岁的女人，有什么想不开的？居然也要自杀，夫妻嘛，床头相骂，床尾说话，动不动就想死，这成什么世界！”突地她问：“是你丈夫自杀吗？”

“不不，一个男朋友——”

“和你吵架是不是？”

“不不，不认识的……”

“一百岁不死都有新闻！鬼才相信，你一个女人家，送

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进医院！”她于是跑到隔壁去。

正赶上张祥检查完毕。

“没事没事，”医生说：“再深一点点，那你可要倒楣了，给你上了药，你就回去吧，明天这个时候再来，病床不够，你的伤不严重，不必住院治疗。”

“谢谢，”张祥道：“我该回去了，家里不知道我出了事……”

她不安地走近张祥，低声说：“你的伤势真的不严重？用不着住院？……”

“我想问你贵姓，”张祥怪不好意思地低声说：“要你送我到医院来，忙到现在，可连个姓名也没请教——”

“我，我姓林，”她低声地，弯下腰，把嘴凑在他耳朵，
“单名一个玲字。”

“林林？”他的声音有点抖。

“不，林玲，双木林，第二个是王字边加一个命令的令。”她加了句：“张先生不要客气，如果没有你，我这两千多块钱，早已不知到哪儿去了。”

张祥傻笑说：“没，没有什么。”

“你的伤真不重吗？”

“医生说不严重，大概不严重了。”

有一个护士进来，拿着一张咭，想对张祥说些什么，但见他们两个在亲密地说话，笑着，对另外的同事道：“真好笑，一路上，大家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妻，后来知道他们两人根本不认识。你瞧，现在两个人……”

林玲把张祥扶起来，说：“好吧，我送你回去。”

张祥因手受伤，穿衣服不方便，于是她帮他穿衬衣，结上领带，再穿好外衣，还打开自己的手袋，掏出一把小小的梳子来，替他梳了梳头发。

分明是为了血淋淋的意外受伤才进医院急救，但受伤者恐惧和不安的心情已经消失，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形容的舒畅感觉，促使他心头暖暖地，老是想笑，当然他不好意思这样做，于是老是垂着头，但是忍不住笑。

她当然觉察到他的心情，也没什么好说。到底是两个陌路相逢的人，于是她在医院大门口默默地截住了一辆的士，扶他上车，又不能不开口：“张先生，还痛么？”

“不怎么痛了。”

“医生说很险，如果这个坏家伙气力再大一些，你就要多住几个月医院了。”

他根本没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一路上一个劲儿傻笑，直到的士停在那个水果摊前，张祥好象从梦境醒来，不由自主瞅了司机一眼，意思是抱怨他把车子开得太快，可是瞥见她正在付车钱，于是他本能地掏他的钱包，可是刚想抬起手来，痛得冷汗直冒。

“你，”她着急道：“你——”

“没什么，”他还记得这件事：“要你付钱。”又说：“又要你花这么多时间，陪我进医院。”

“应该的嘛。”她把手腕伸向路灯下，瞅了一眼手表：“还好。”

“什么还好？”